

小作家丛书

XIAO

ZUO JIA

CONG SHU

春天的烦恼

许 懋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许
懋

春
天
的
烦
恼

业学院图书馆
书 章



春天，也同时充满了希望

——序《春天的烦恼》

菡 子

这序，应该是推荐这本佳作的编辑王吉亭同志来写的，可我的同事吴金海带着成都的电报来说，十万火急，要找个老的为许懋同学的小说写点什么。实在说，我现在只剩下“老”了，年纪大。可听说写的是中学生生活，我的心却年轻了。给现在已经孤居的老同学老朋友写信的时候，一股带着激情的温暖之感涌上心头：“来吧，小住几天，过一点女学生的生活！”向往着半个世纪以前的日子，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的歌声也在耳边萦回。

翻着厚厚一册原稿，我跃入了校园。正如吉亭所说的，一股“通向大海的涓涓细流”，润湿着人们的心田；无数活泼可爱的水珠，与我们结伴而行。这流畅的行程，却不时伴随着一首首哀伤的小曲——春天的烦恼。一群小姑娘仍然做着“分数”的奴隶，“升学”更惊扰着她们天真的美梦，小小年纪也各有各的真和假。教育和社会改革很不理想。

但是，小许懋，你毕竟是幸福的，我们的主流在引导我们前进，你也同是这个多难的祖国造成的天才，我多么羡慕你，在初三就写了这么象样的小说，在高三就出了书。（啊！我们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居然编了一套《小作家丛书》！）那些书中的姑娘，或者说读了你小说的现在的中学生，会清醒而奋发的。

春天也同时充满了希望！

1989.2.19清晨

春天的烦恼

晨风轻轻拂动着窗帘，五月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空隙在昏暗的卧室里荡漾开来，悄悄地爬上周凤鸣长长的睫毛。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，她睁开了双眼。光线似乎很强烈，一下子适应不了，她又眯起了双眼。

“光在同一种物质里传播路线是直的。”

周凤鸣突然想起了物理书上的一条定义。前两天测验时，她居然把“同一种物质”写成了“同一样东西”。物质和东西有什么两样？不知道。反正这次测验，她只得了58分。

测验、测验，真烦人！周凤鸣下意识地摇摇头，从暖暖的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来，把丝绒窗帘一拉，卧室里豁然一亮。

“啊，又是一个大好天，真带劲！”

周凤鸣喜悦地喊了一声，顿时驱散了心头的阴影。

今天是学校艺术节的闭幕式，周凤鸣将要在音乐舞蹈专场上大显身手了！今天，今天将是辉煌的、具有诱惑力的一天。周凤鸣似乎一直在等待今天的到来。

躺在床上，她仔细地考虑着该穿哪套衣服，梳哪种发型。这已成为她的习惯了，她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：“好好把握住今天……今天是属于我的！”

一刻钟后，周凤鸣轻轻掀开软缎被子，从床上下来，往梳妆台前一坐，镜中映出一张甜甜的脸：嘴角弯弯向上翘，眼角弯弯向上翘，睫毛长长也向上翘。这三翘构成了一张永远微笑的脸，就连怒气

冲天的人见了，那满腔怒气也会烟消火灭。

“这就是我的魅力！”周凤鸣坚信自己无需化妆，照样光彩照人。因此，她对梳妆台上的各式化妆品不屑一顾。

周凤鸣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着。她不停地调节脸上的肌肉，显出一张又一张可爱的笑脸。但稍顷，她收敛起笑容——其实，数学老师笑起来也蛮好看的，她的眼睛很美的。周凤鸣突然想。可就是她的笑太短暂了——蛮好在笑，会一下子板起面孔，实在让人受不了——红灯绿灯之间还夹着黄灯呢！

一想到数学老师，自然就想到了昨天的数学测验。那题目真难哪！不知今天会不会报分数？周凤鸣一阵心跳。

“小凤，快来吃生煎吧！”妈妈端着早餐走到周凤鸣的身旁，梳妆镜中出现了两张极其相似的脸：一张是天真、可爱的；一张是成熟，传神的。一张是另一张的过去，一张是另一张的将来。是这样的吗？

周凤鸣痴痴地望着。爸爸娶妈妈肯定是看上她的漂亮，男人总是钟爱漂亮的女人。妈妈为什么嫁爸爸呢？周凤鸣至今还没搞清，爸爸既不handsome（潇洒），也不gentlemanlike（绅士派）。

“小凤，你看这块料子给你做什么好？”

“随便！”周凤鸣瞥了一眼料子，又看看妈妈。她始终认为，爱赶时髦的女人自己会做衣服，是最大的幸福。妈妈就是最幸福的人。自己呢，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妈，当然也是幸福的。

周凤鸣往嘴里塞了几个生煎，拎起书包和一大包衣服就往外走。

拥挤的公共汽车上，一位年轻的男售票员盯着周凤鸣的校徽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鼓足勇气开口问：“你是蓓蕾女子中学的吗？我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……”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周凤鸣大吃一惊，嘴巴张成“O”形，双眼瞪得老大，乌黑的眼珠亮得能照人。

“我是说——那时你们学校还没恢复女中……”那位男售票员赶紧补充道。

“我说嘛，你这人说话别断气好哦，把人吓一跳。”周凤鸣说着笑起来。车上的人都笑了，那男售票员挺尴尬。

校门口，正好轮到初一的姑娘值勤。周凤鸣见她们个个长得又矮又小，跟小学生没多大区别。

“我初一时，肯定比她们高多了。”周凤鸣自

信地想。是的，小学毕业时，她的身高已经有一米六十七了。她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达到一米七〇的黄金高度。遗憾的是进了初中；她居然没再长一公分，连个安慰也没了。看来，这辈子要当时装模特儿是没希望了。

周凤鸣在传达室看了一下老师的签到本，小朱老师还没来。于是，她往草坪边的石凳上一坐，等着小朱老师。

暮春的和风带着阵阵清香和朗朗的书声拂面而来，吹得人十分惬意。放眼望去，大草坪上，小树林里，荷花池边，葡萄架下，到处都是晨读的姑娘。一些住校生一边啃馒头，一边背书，淡淡的晨雾勾勒出她们窈窕的情影，也勾勒出两幢教学大楼深沉的轮廓。

这是两幢哥特式的建筑，是蓓蕾女中的前身——教会学校唯一的遗物。那拱形的圆门，精致的雕饰，五颜六色的毛玻璃无不闪烁着宗教色彩。3年前，周凤鸣就是冲着这两幢尖顶教学楼才来报考蓓蕾女中的。而3年后，她作为蓓蕾女中的初三毕业生，每每看到这神秘而深沉的大楼，心中就会隐隐升起异样的、沉重的感觉。此刻便是这样，她轻轻叹口气，究竟是为什么，她说不清。

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打断了周凤鸣的思绪。

“哎，你不戴校徽，就该出示学生证！”

“就是！天天进校门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！真不自觉！”

周凤鸣回头一看，那些值勤的姑娘正冲着小朱老师指指点点呢！

“小朱老师——我等你老半天了！”周凤鸣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直扑过去。

“啊？她是老师？”值勤的姑娘疑惑地问。

“哼，你们也真是，来学校快一年了，怎么连老师也分不清啊？”周凤鸣俨然一副学长的样子，不满地瞥了那些姑娘一眼。

一个值勤的姑娘不服气地回敬道：“现在呀，老师学生实在难分，我看你一本正经倒蛮像老师的，其实呢……”

周凤鸣不等那姑娘把话说完，马上抢白道：

“谢谢你的恭维了！我要是老师就好了，十年的媳妇可熬成婆啦……”

小朱老师微微摇头一笑：“哪里学来的老气横秋的腔调？”说着挽起周凤鸣沿着水泥甬道慢慢朝前走。

小朱老师比周凤鸣略高一些，穿着一套粉绿的

薄呢套裙，腰间扎着和裙子同色的蝴蝶结，显出轻快飘逸的样子。周凤鸣呢，上身套一件宽松的圈圈绒马甲，下身穿着一条咖啡色西裤，上松下紧——一个潇洒的倒立等腰三角形。两人在清晨的校园里款款而行，就像两朵含露欲滴的鲜花，在这迷朦的晨雾中尤其鲜亮。

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已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了。”

“忍着点吧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
“你也真是，好容易把白校徽换成了红校徽，还扭扭怩怩不肯戴！”

“得了吧，我戴着那红校徽，车上的人都盯着我看。”

“看就看呗，货真价实的，又不是冒牌的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这个部位经得起那些男人看吗？”小朱老师娇嗔地指了指胸口。

周凤鸣纵声大笑起来，笑够了，才说：“看就看好了，又少不了你什么。真不开化！”

“好，你开化，你怎么没去当模特儿……”

“好好，不讲这个了，你看看我带来的衣服吧！”

小朱老师这才注意到周凤鸣的肩上除了书包，

还有一只奶黄色的大号迷你手袋，那只手袋把周凤鸣窄窄的右肩压得斜下去了。

“太不好意思了，劳动大小姐了，快给我拿吧！”

“得了，这么挤的车子我都挺过来了。”周凤鸣说着，倒真觉得右肩有点麻辣辣的，便换了一个肩，恳求似地说：“你要真心疼我，下午演出的时候就多多帮忙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我当然全力以赴。”

小朱老师的话音刚落，双手就被周凤鸣紧紧地握住了。周凤鸣的情绪似乎很激动，明亮的双眸望着小朱老师，眼神是期待的、憧憬的、哀求的，她微微颤动着双唇，发出的声音却是清晰的：“小朱老师，我想把艺术节的歌舞奖都包下来。”

小朱老师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，眼睛微闭了一下，浓密的睫毛垂下，又很快抬起，用力摇了摇周凤鸣的手，表达了共同的心愿。

周凤鸣眼中的雾气散开了，嘴巴微微一咧，笑了，很可爱。小朱老师也笑了，很迷人。

二

除了读书声还是读书声，一眼望进去，黑压压

一片，全是伏案攻读的脑袋。这就是初三毕业班的教室。

周凤鸣一进教室，便在和谐的读书交响乐中冒出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：

“哎呀，方晓颖，你来得这么早啊！”

“大惊小怪，谁像你天天踩着上课铃进教室。”方晓颖两眼盯着桌上的书，头也不抬地回答着。

“哦，我的妈呀，难怪我觉得眼生，你把头发剪了？”

“看看，这个发型怎么样？”方晓颖似乎就在等周凤鸣的这句话，马上撇开桌上的书，把头凑到周凤鸣的面前。

周凤鸣围着方晓颖转了一圈，爆发性地叫起来：“啊，真是顶忒了！——你这算什么发型呀？”显然在她的发型名称档案里，没有一个能和方晓颖的发型对上号的。

“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脸型特点自我设计的。”

“你设计的？”

“我们那儿有一家广东人开的个体美发厅，往那转椅上一坐，我动嘴，那理发师动手，就这么默契配合，改良出了这个‘广式’发型。”

周凤鸣兴致勃勃地对着方晓颖的发型仔细琢磨着。这个发型还真适合方晓颖呢，她的前额较高，几绺刘海稀疏有致地飘洒在前额，显得精神洒脱。她的脸型稍长，微微翻翘的两侧头发使脸型一下子丰满起来了。头顶稍偏后的头发上随便地扎着一根头带，颜色与她身上的宽松衫一样，黄底白点，更显得活泼潇洒。

“我要是男的，准娶你。”

“别吓人了，那天你不是说，小朱老师要是男的，你准嫁给她吗？你到底是男的，还是女的？”

周凤鸣自觉失言，扑嗤一声笑起来。

她俩的谈笑声引得班里别的姑娘投来了不满的目光。坐在方晓颖后面的柳艳又挪课桌，又搬凳子，一个人坐到教室最后面的窗口去了，并且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：“课代表，数学老师叫你去拿测验卷！”

方晓颖没在意柳艳的态度，应了一声，就准备往外走。周凤鸣神经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，一把拉住她，不过，很快又松了手，脸上的肌肉扭曲了，显得很痛苦的样子：“方晓颖，别去拿……我怕……”

“你别自己吓自己，会合格的……”方晓颖安

慰她。

周凤鸣摇摇头，有企望，但更多的是无望。

方晓颖一定是跑着去办公室的，周凤鸣敢断定。因为眨眼功夫，她就捧着一叠试卷回来了。周凤鸣不敢看那卷子，仿佛那是可怕的野兽，她也不敢看方晓颖，好朋友顷刻间变得可恶了。她的眼睛一闭，双手一合，嘴里念念有辞：“阿弥陀佛……上帝保佑……”脑子里胡乱地蹦出一连串数字：“65、62、60……”不，预料往往与结果相反！于是脑子里又窜出了一些数字：“58、55、49……”她尽量地把分数想得低一点，为了能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

拿到考卷后，还是闭着眼睛不敢看，她又一次求了上帝保佑才睁开眼。考卷一折二放在桌角上，透过薄薄的纸，红的“√”与“×”清晰可见，又是一阵心惊肉跳。最后，她发发狠心打开试卷，“59”分。由视觉反馈给大脑的信息绝对准确。红红的惊叹号在脑子里亮了亮之后，随即脑海里便是一片空白。

眼前的人影模糊了，耳边的声音模糊了，人整个儿的都有点麻木了，不能动弹，不能思想，只有那个红红的惊叹号，一闪一闪，刺痛着神经……

数学老师在课上讲了些什么，不知道，只看到她那片酱红的嘴唇一翕一张。好久，周凤鸣终于缓过神来，迷朦的眼睛茫然地环视了一下班级，有的欣喜，有的悲戚，有的漠然……

柳艳坐得很直，头抬得很高，尽管她很矜持，但她那双深深凹在眼窝里的肉里眼，洋溢着获胜者才有的光彩。她一定考得很好。周凤鸣迷迷糊糊地想。

方晓颖一直低着头，那根头带正好被一束光线笼罩着，散发出光圈。她好像在看一本书，周凤鸣知道那肯定是一本小说书。周凤鸣也知道，她考得不会差，她很聪明，尤其是数学。她有这份天赋。

最后，周凤鸣把眼光停在自己的同桌范璐身上。她是班长，是年级里考试成绩最高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。此刻，她正一边看考卷，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。周凤鸣不知道她在干什么，只知道她每次发下考卷后都是这样边看边记。

周凤鸣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倒数几名，她曾经为能和范璐同桌而高兴得不得了，自以为有人帮助了。没想到，范璐从不和她谈学习上的事，就是一般的话也很少说上两句。上课的时候，要是周凤鸣做小动作影响了她，她会厌恶地瞪周凤鸣一眼。然

后，又睁大眼睛，张着嘴巴，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了，好像要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全听进去，全记进去，全吃下去。她一堂课的笔记比周凤鸣多一倍，真不知道她哪有这么东西可记。周凤鸣很想借来看看，可一见到她那张冷漠的面孔，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此刻的周凤鸣手里攥着揉成一团的考卷，心中在大声疾呼：爸爸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聪明的脑子？面孔漂亮又有什么用？老师不会因为学生漂亮，多给一分；难题不会因为做它的人漂亮，变得容易。面孔漂亮有什么用？她忽然觉得自己白长了一张漂亮的脸，毫无价值！只要能换上像范璐那样的脑子，哪怕长得像丑八怪，也情愿。周凤鸣简直有点绝望了。

她怎么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听课，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。

窗外有一棵夹竹桃，开满了雪白雪白的花。周凤鸣很喜欢它，说它既有竹子的刚直，又有桃花的妩媚，它是竹子爸爸和桃花妈妈精心培育出的后代。

这句话是3年前说的，可一眨眼，已经是3年后了。3年前，她接到录取通知书，看了又看，读